

尋夢園

對地球的讚頌和關懷

農曆新年帶來了無限歡欣的氣氛！本山人在欣賞之餘，突然感覺到，這一切的歡樂，都是因為我們現在是生活在地球上才能得到的恩賜！為什麼我們似乎從來也沒有發現的呢？！

如何說起好呢？真的是不容易繪畫出來！其實這已是鐵一般的事實，但為什麼我們生活在地球上的人，似乎仍沒有什麼人曾提起或提及我們現在能夠享受這麼幸福的生活，都是由地球免費提供給我們的福祉呢？！

地球上數不盡的生物，包括人類、其它動物、植物等等，能走能飛潛水的動物都是以地球為家，人類自稱是萬物之靈，但都是只會感謝天上的神，而不太重視我們生長的地方，包括環繞地球的太空所包含的氧氣呢？水可能是天上的雨雲和空氣製成的，但地球上的山洞、湖泊和雪山也是提供水的來源；除了現代化都市的供水系統提供了有水入戶的方便之外，原始的水也應該是由地球供給的，即使是天雨也是靠地球代我們人類積存而成為水庫的。

地球的表面，大部分是海，但海只是地球的凹入部分替我們儲藏海水而造成的，水中也提供了不少可以維持人類生命的魚類等生物。地球上的陸地就是人類、獸類和植物等生長的地方，雖然世上已有很多詩人墨客寫了不少讚美花、草、樹、果等的文章及詩詞歌賦，但其中卻很少提及它們的母親，亦即是這個地球上的大地。

是不是我們人類自古以來，也只是視而不見呢？還是因為花的美麗，吸引了我們百分之百的注

意力，而忽視了花的根部所賴以吸收水分等的營養物品之來源的土地呢？而土地就是地球的外表了。同時，在宇宙內各種星球之中，地球是最聰明的一個行星物體，它選了一個最佳的位置，就是距離太陽不太遠，太遠則太冷凍而培養不出生物；地球又距離太陽不太近，再近一點又恐怕也會因為氣溫太高以致寸草難生。

現在，人類的科學家已成功利用儀器登陸了月球的背面，證明了嫦娥和玉兔只是我們中國人文學家的夢想！多麼可惜啊！嫦娥奔月只是文學上靈感的創作而不是事實；否則把嫦娥接回來地球，如果能夠親眼看見嫦娥的真面目話……

宇宙之大，大至遠遠超乎我們人類可以想像之外，而且還有可能宇宙之外，仍有其它不同的宇宙，我們想去火星這個最近地球的物體，但火星與地球之間依然尚有一段人們尚未能克服及進入的距離。

從南極洲的消失，北極地區又已開始加速融化，可能這是地球傳給我們人類一個非常緊急的警告；當北極已全部融化之後，北極地區上的動物如何，或能否繼續生存已是一個極需人類去解決的難題。

南北極的消失，正是地球正在告訴我們，地球上的氣溫必將會愈來愈高，地球上的冰帶融化愈多，海水便會增加；海旁的低地將會遭受水浸，也即是地球的陸地面積將會日漸減少而縮細。這些也可能是我們今天人類的後代極須關注的難題！希望他們有能力去解決這些可能的問題吧！謹此祝福！

隨想園

閒話訊號

港鐵荃灣線，日前因為在測試新訊號系統時，造成兩輛列車碰撞，幸好列車是在測試期間，並無載客，不過卻造成金鐘至中環服務停頓了一天。

訊號，是非常重要的指示，如果指示錯誤，就會出現意外。記得以前看到的外國報道，常常嘲笑女子開車時，明明打的訊號燈是表示左轉，結果卻右轉，所以那些自以為駕駛技術很好的男士，便提醒駕駛人開車小心，如果在紅綠燈前停下，前面又有私家車時，一定要看看裡面的駕駛人是男是女，若然是女士，便要特別留意，因為不小心以為她會左轉，結果她是往右，便會有撞上去的危機。

我每次過那些沒有紅綠燈的短馬路時，都會往右看看，有沒有私家車左轉駛來，以免危險。常常發現，左轉過來的私家車不少都沒有打燈號，以為會直駛，卻原來要左轉，還好我都小心翼翼，未曾發生過意外。有時，我都會做過手勢，向駕駛人示意他並沒有打燈號。而我每次向駕駛人示意時，都發現裡面的駕駛人是男子。所以，是否時代不同了，男士反而容易疏忽？

訊號，是資訊傳達的重要訊息，如果傳達錯了會引起誤會；如果傳達慢了會有危險。像前些日子，不是有貨車司機因為貨車故障而停在快速路上，正在搬材料來傳達故障的訊息時，便發生了巴士撞向貨車導致貨車司機慘死的情形嗎？符號，是訊號的一種，如果符號多了，就很容易搞錯，讓人產生誤會。像如今手機上的符號如果數數看，到底有多少種？像一些上了年紀的長者，相信用得上這些符號的，寥寥無幾吧！因為光是要分別那笑容的代表意義，就會有點難度，乾脆就都用一個表示大笑的符號就算了。

訊號，有時是說給另外的人聽的。記得以前看小說，看到一個人對他母親大聲說：「媽，我去洗澡了！」其實他這話是說給躲在外面等候一起去玩的朋友聽的。這樣的訊號，就只有當事人一人了解而已。

激揚足跡

半職歌手背後的樂與苦

昨天4月1日哥哥張國榮 (Leslie) 逝世16周年紀念日，一度被喻為「哥哥接班人」的黃翊最想向 Leslie 說一句：好掛住你！回想出事的那一天他正和家人晚飯，聽到這個消息以為是愚人節的玩意，及後回過神來知道那是事實即時感覺到非常震驚和悲痛，因為哥哥不單代表香港，甚至代表了整個亞洲充滿藝術細胞、才華橫溢的中流砥柱演藝人物！

黃翊最難忘那一次金曲頒獎禮，一班新人包括自己坐在觀眾席看採排，「當時哥哥穿著住一件白色T恤、皮褸、牛仔褲，留著鴨尾髮型，唱著新歌《側面》，新人們像小學生一樣被吸引著，坐定定的乖乖欣賞，Leslie 十足占士甸的豪放不羈，揮灑自如，晚上，他換上了西裝演出，實在我更喜歡他下午那個 Look。」

Leslie 對黃翊影響甚深，更令他這輩子甚少穿短褲，「那一次唱片公司拍所有歌手的造型照，巨星張國榮、許冠傑早已拍完在酒店咖啡室嘆咖啡，突然有人通知哥哥想和我喝一杯，我開心地飛身跑到咖啡室，可惜因我當時穿著短褲而被拒入內，我白白喪失了可以和偶像談天討教的機會，從此之後我決定不穿短褲了！」

黃翊的星途由參加香港電台《夢想成真》環節開始，他得到隨陳慧嫻老師學習的機會，然後以哥哥名曲《Stand Up》參加「新秀歌唱大賽」，雖未入三甲卻被唱片公司看重，轉轉得到唱片公司高層 Lal 爺的賞識，三年內出了七張唱片，走勢凌厲！可惜未幾，因決意談戀愛事業逐走下坡……

1992年拍電視劇《淘氣雙子星》遇上了黃寶欣，「當時寶欣說我好乞人憎，好招積，可能我當時順風順水，沒有人跟我講，可能有人講過我都聽不進去，所以後來我的事業陷入低潮是抵受到的懲罰。當年我們一走在一起，也是我第一次拍拖，非常投入，老闆告訴我你們一定要分開，因為女歌迷視歌手非偶像而是丈夫，怎可以丈夫外面有個太太？寶欣說如果你真的要離開我，我都不會怪你……就是這麼一句，我這個大男人

寧可不要事業！結果我們拍了七年拖，發覺互相不適合和平分手。回想她那句真犀利，是否以退為進，哈哈！不過寶欣的歌聲的確好響亮、技巧好，我們是一對沒有默契兄弟！她後來也有問過我如果可以回頭會怎麼樣？我說沒得回頭，不過如果可以的話，我當然飛你啦，哈哈！現在她的子女已經長大，在英國讀書，離了婚的她依然是個幸福少奶奶，我呼籲那些有錢的好男人追求黃寶欣！至於我跟我太太還未正式結婚，我人生從來未試過求婚，兒子現在也13歲了，沒問題，一紙婚書並不代表什麼，開開心心已經足夠！」

自從兩年前《流行經典50年》喚醒了大家對黃翊的回憶，20多年後他重返樂壇再出唱片再開演唱會，大家對他的愛依然不減！「我的聲音為什麼保持得這麼好？可能就是我在大埔和姐姐合作的那一個大排檔，每晚開工我都負責大聲罵那些無理的客人，哈哈。我決定要做一個半職歌手，不會放下大排檔……年輕時，我總幻想自己在樂壇要做出一番什麼的成績，愈想愈是什麼都沒有，現在我高高低低也經歷了，成長了，只要有機會便盡力去做，再沒有想着什麼了，我要給顏色那些新人看，哈哈！」

黃翊現在的歌聲的確跟當年那位未經世面的小伙子截然不同，多了一份成熟滄桑感，更有味道！黃翊加油，我相信你這個半職歌手的意願一定會得到樂迷和 Leslie 在上的美好祝福！



■黃翊最想向張國榮說一句：好掛住你！ 作者提供

紅雀館

蔡卓妍劍指金像影后

蔡卓妍 (阿Sa) 憑藉新戲《非分熟女》獲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，片中阿Sa有破格演出。

電影改編自真人真事，阿Sa在戲中飾演一名性冷感的年輕夫妻，結婚多年卻未嘗與丈夫靈慾一致，以至離婚收場，為此不斷自我調整，衝破障礙，及至邂逅型男廚師家豪 (吳慷仁飾)，決定獻身，大膽揭示一個女性從成長到蛻變、安分到非分，是近年華語片少見的題材。

該片導演曾翠珊於2012年憑《大藍湖》勇奪「第3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」新晉導演獎，拍攝手法別具一格。平時跳脫的阿Sa，把一個沉鬱、抑壓、失去自信的女性，演得絲絲入扣，在片中她有極大膽的演出，其中一幕背部全裸的出浴鏡頭，是她從影以來最性感的一次演出，她笑言做足防走光措施，十分安全，但出來的效果仍

然震撼。她跟演她丈夫的吳浩康有親熱鏡頭及床戲，她演來流暢自然。至於跟飾演廚師的男主角吳慷仁，在廚房的火辣親熱戲，她完全豁出去，演出細膩，是她演技的昇華版。

除男女情慾戲，阿Sa還有穿上性感舞衣，露纖腰及美腿，大跳鋼管舞的鏡頭，舞姿充滿誘惑。為了這場鋼管舞，阿Sa特地去跟老師上跳舞課，單是穿上七吋高的舞鞋學走路已很困難，第一天上完課後像全身癱瘓了。

該片不單成為電影節閉幕電影，此外，多個外地影展對此片主題相當感興趣，紛紛提出參展邀約，阿Sa大表雀躍。

看着阿Sa出道，由組合Twins的少女年代開始，她不斷自我鞭策，接受挑戰，不滿足於只做歌手，努力闖影圈，嘗試不同戲路，《非分熟女》是她脫胎換骨之作，已成功擺脫了「少女Sa」形象。



百家廊

雪樓

傷痛的玫瑰在唱歌

儘管之前有過各種設想，但是第一次進入到這個特殊的場所後，我還是有諸多意想不到和心靈震撼。今年三八婦女節前夕，我受邀參加某女子監獄開放日公益活動，從伙房、醫院、習藝車間到禮堂，設施都非常現代化，整潔、有序、溫暖、處處可見傳統文化的烙印，超乎預想。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三樓禮堂，不同於其他地方的會場，舞台中央設有一塊加出來的T台。

還未進入禮堂，我的耳畔就響起洪亮的歌聲，原來是服刑人員正在練集體合唱。前台的指揮也是服刑人員，只見她齊耳短髮，雙臂舞動，一招一式，不那麼專業，卻專注、有神。文藝匯演開始後，我的心頭縈繞著別樣的滋味，莫名的隱痛。第一個節目是舞蹈《春天的故事》，演員身著白色舞服，輕巧妙齡，浪漫多姿，就像一群從遠方來的姑娘，捎來了春天的訊息，帶來了大地的問候，讓人滿目清新，心潮澎湃。誰能想得到，她們是判過刑的人呢？我五味雜陳，心裡想道。接下來的節目，一個比一個精彩，全場掌聲不斷，旁邊的兩位律師朋友，不住的鼓掌，直說：「真棒！太精彩了！」

習藝展示環節，服刑人員身著自己親手縫製或獨自設計的衣服，上台展示，T台上迎面走來的是一位位設計師，不，是生命的設計師，她們雖然犯過錯誤，但是她們同樣有追求美的權利。帶著手澤的服裝，或婉約，或古典，或休閒，或唯美，將她們裝點得女人味十足，一步一移，一轉身一回眸，浪漫極了。

最浪漫的是她們的目光，沒有來之前想像的呆滯，黯淡，絕望，反而是靈動，充盈著一種力量。我似乎看到她們心中的那束光，不那麼強烈，不那麼持久，有些時候甚至會左右搖晃，但有光的地方就有希望。是改造

自我，涅槃重生的希望，也是追求光明，成就自我的希望。

如果把女人比作玫瑰，那麼這些女性就是受過傷的玫瑰，她們的疼痛，也是她們的救贖所在。就像《肖申克的救贖》中的安迪，多少個飽嘗病痛的深夜，我經常會想起他，他送給瑞德很多石頭，其中有一塊好像是一個人標榜槍的雲母石，這塊石頭就是他的希望，就像他在囚禁中攤開心靈演唱的一首生命之歌，觀眾不是牆壁，是他自己。我對安迪是懷有敬畏的，對每一個重燃希望、追求美好的人，都應起身鼓掌，致以敬意。同樣地，面對T形台上那些漸次綻放的疼痛的玫瑰，泣血般熱訴，又發出灼目的光，層層疊疊，如歌如訴，此刻，我的雙眼蓄滿了淚水，久久不能平靜。

活動現場，有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與其他參觀代表相比，她顯得格外平靜，沒有初次參觀者的好奇，也沒有相互交流的興趣，只是靜靜地盯視著什麼，好像這裡的一切都與她有關。後來，結束的時候，其他人都相擁而出，她走在最後面，沒有任何想要離開的意思。從樓裡出來，我轉身瞥見她，她的眼角噙著淚水，略帶激動，白髮如雪，在陽光的照耀下，發出刺眼的光。事後，聽女幹警說，老人是服刑人員家屬代表，年前監獄舉辦親屬會見時她來過，今天她被女兒在T台上的表現所驚訝，覺得孩子進步太快了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幹警非常人性化，讓女兒出來與老人見了個面，短暫相聚也是溫暖如春，讓人頭如沐春風。

當天，我選上台做了事跡宣講，最後，服刑人員獻上一束鮮花，鞠躬致謝，那一刻，我的淚水在心底肆意湧流。回來幾天了，案頭的這束花，依然開得嬌豔，香氣撩人，尤其是幾朵玫瑰，全部打開，開到全力以赴，開到不能自己。望著拚命怒放的花朵，我再

次想起那位白髮如雪的老人，想起獄內服刑人員勞作的背影，想起T台上靈動的舞姿、動聽的歌喉、曼妙的身姿，以及誤入迷途接受改造後的感人目光……或許，我們看多了影視劇或電影，腦補過多監獄內的片段，早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勢，然而，只有真正走進，才能觸摸現實，才能看清真相。很多時候，生命之間，的確很近很近，近到連我們自己都被遮蔽，看不見腳踩的大地，以及大地上拔節生長的野草。因此，我們往往只是踮腳眺望，沒有抵達，只是猜度，沒有進入，最終與真實漸行漸遠。某種意義上說，每個人都是受過傷的玫瑰，曾經有多痛就會對這個世界有多愛，曾經有過多少迷茫就會對生活充滿多少嚮往，曾經有過多少希望就會對他人持有多少溫柔相待。只不過，有些人觸碰法律而失去自由，有些人精神桎梏而身陷囹圄，兩者遭遇不同，卻是殊途同歸。

參觀中我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，「她們最在意的就是時間，一天對她們來說也很重要。」是啊，早一天出去，就能早一天獲得自由，而短暫的一上午參觀，我就體察到自由的滋味了嗎？是，也不是，很多時候，我們失去自由才懂得自由的珍貴，就像失去愛情才知道愛的必須和神聖一樣，人往往是不知不足的，人性的複雜和詭異也在此。所以，我們總是在逃離，又在逃離中追尋風一樣的自由。我頓覺手中的筆，多了些許沉重，繼而想到「作家」兩個字的內涵。如果把醫生視為背著患者蹣跚過河的人，那麼作家就應是將迷失的靈魂擺渡到對岸的人，都是愛的救贖，都是醫治的必須，後者似乎比前者更能觸及斑斕的人性和深層的心靈。

但是，渡人先渡己，幫助別人亦是幫助我們自己，所以，這次高牆裡的參觀和宣講是雙向互動，首先是我的身心接受教育，靈魂受到震動，更加堅定了眼前的緩緩徐行。

翠袖乾坤

華麗李麗華

今年國際電影節我只三月底有空，但很高興看了三部李麗華的修復經典。「小味」李麗華，我從小是她鐵粉，六十年代扯着大人衫尾去看她的邵氏國語片，才知什麼叫明艷。她的美是冷的，不急於煙視媚行，五官渾然天成，華麗級數不讓伊莉莎白泰勒和慧雲李專美。印象最深是她的國語片《觀音》，近乎完美的慈眉善目，以後覺得觀音就應是她的模樣。

放下香港的工作回國參與演出。其實故事的靈魂人物是石揮，但李的戲份也不少，且電影慶幸沒什麼意識形態八股。律師不務正職，專義助弱勢社群打官司對付黑幫，這些都是好發揮的題材，戲劇大師也沒叫人失望，劇本肌理細節豐富有趣，比如石揮樓上的麻雀鄰居夫婦、一個兩面三刀外號「馬尼精」的雀友、石揮感慨時打起漁鼓唱一段京戲，以至他那胖胖的可愛老婆，和她自李麗華五歲起就帶大這侄女兒的深厚情誼，及尾後一場，黑幫流氓干擾證人至法院門口的追逐戲等等，都不落一般「進步電影」的俗套，頗有看頭。

可惜《艷陽天》大館那晚的入座率卻比另外兩片冷清得多，不知是否「社會抗暴力作」這標籤加上曹禺的名氣，反嚇怕不少年輕觀眾吧。



■李麗華在電影《艷陽天》中素顏演記者，跟她一貫的華麗形象大不相同。 作者提供

從零創夢

王嘉裕

敞開心扉面對心中最脆弱的自己

關於健康和財富的重要範疇，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。關於開心快樂與否，這次我們就一起來深入探究。

快樂這件事，如果我們客觀來看，就會發現，其實它是非常脆弱的。也許在受到別人的一句批評時，一個不善意的眼神時，或者是被一輛車無端端地搶了道、遇上一個暴躁的司機時，都能瞬間摧毀一個普通人的快樂。再說到工作上，被人解僱；感情上，出現分裂；身體上，出現毛病……這些狀況，也會一瞬間摧毀絕大部分人的快樂。

但你有沒有思考過，為什麼我們的快樂如此脆弱呢？其中一個最根本的原因，是因為，我們所相信的世界觀，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分離的，你離去這個世界，也是單獨地離去。其實並不是這樣的。大家可以參考不同關於臨死體驗的書籍，在死亡的時候，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最原

始的來到這個世界時的那份感覺，以及互相的聯繫性。

正是因為認為每個人是分離的，我們才感覺到渺小、限制。需要依賴別人，才能彌補自己的不足。同時，也因此對那些比自己過得更快樂，更成功的人感到妒忌。

繼而，就會將自己內心的那一份矛盾，製造成自我可憐，從而厭惡這個世界和其他人，也會產生自我內疚，更感覺到自己的渺小。因為內心的不知所措，很多人幾乎24小時，讓自己處於無意識狀態。這裡所說的無意識狀態，是指做任何事情都是機械式的，生活也是機械式一般的生活。比如起床後的第一件事，必須打開收音機或電視，或者玩手機，把自己的大腦放入這些娛樂當中，是為了迴避聆聽和面對自己大腦中的對話。於是，緊接著一系列的忙活，梳洗打扮、換衣服、出門去上班。因此大腦中所帶出來的，是這一天要處理的公事，如無休止的會

議、電話、郵件、社交活動等，而下班回到家，也是無休止的忙活，或是看電視、看手機，我們以為這是充實，以為這樣就能獲得安全感，但卻沒有面對自己內心的那一份空澗。

我們總是願意做任何事，來逃避自己的內心。然而，一旦我們靜下來，無事可做而被迫向內看的時候，那些日積月累的壓抑、矛盾、負面思想，會讓我們崩潰。從而造成惡性循環，下班後去看電視、飲酒、參加各種晚會，甚至以藥物來逃避自己的內心。因此，我們應當思考：我們處於怎樣一個意識狀態？我們必須保持自我察覺的意識，如果我們的活動，都是處於內在自由的狀態，一定是另一種全新的體驗。

同一件事情，不同的出發點，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。若我們只是貪圖享樂，而不是為了彌補自己內心的空澗，那是沒有什麼意義的。我們必須放下負面情緒，不再受自己無意識的操縱，勇敢面對自己的內心，才能獲得真正的滿足感。